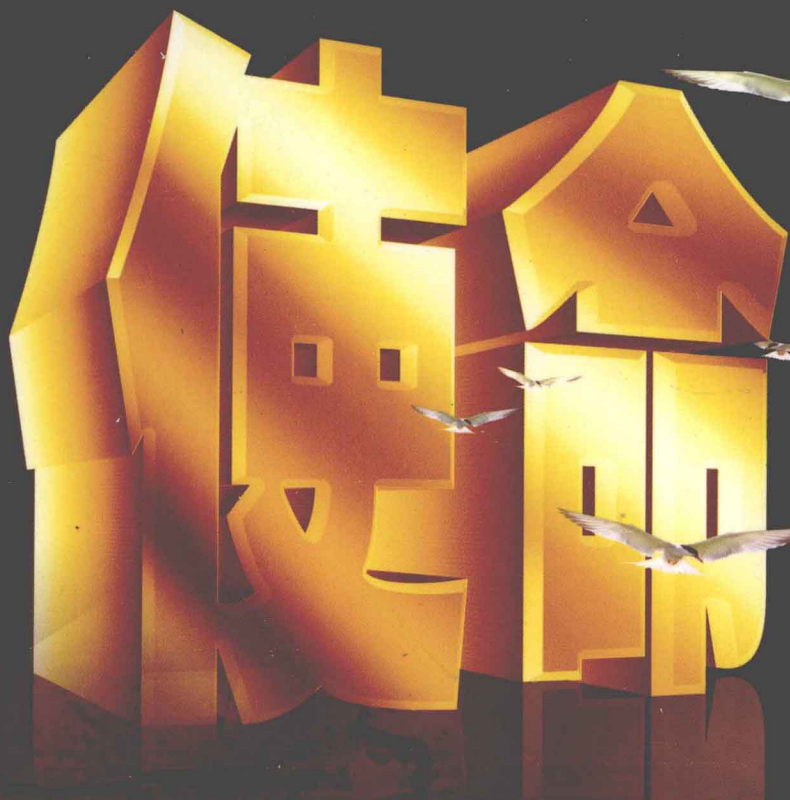


SHI MING



肖建军 著

深入日寇高层的**影子**，与阴谋者同行的**猎手**，把握历史节点的**智者**——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地下战线，他才是真正的**王牌**！

比《潜伏》潜得更深  比《悬崖》悬得更紧
一曲无名英雄的壮歌，一部隐蔽战场的史诗



新世界出版社

使

命

肖建军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命/肖建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04-4471-5

I. ①使…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807 号

使 命

作 者: 肖建军

责任编辑: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封面设计: 侯海生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95 千字 印张: 26.7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471-5

定 价: 36.00 元

目录

CONTENTS

206	184	154	127	105	88	69	49	25	4	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危险的兔子	黑暗权力的掌握者	火与血的大陆	黑暗中独行	九段坂之樱	失踪的外交官	我的使命	东亚同文书院	启蒙	『清国奴』	

422	397	374	350	326	304	280	254	229
尾声	第十八章 黎明前的黑暗	第十七章 夕阳谍影	第十六章 『礁石』小组	第十五章 李代桃僵	第十四章 神秘的『猫眼』	第十三章 茉莉花在燃烧	第十二章 北进？南进？	第十一章 『扣号作战』 『讹号作战』、狼来了

楔子

1974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年，一个日本民间代表团获准访问了长春，其中一个日本老人私下向中方提出一项个人请求，希望能到长春以西一座名叫上道岗的荒山去看一看，理由是：去祭奠那里的一位故旧。这座荒山在伪满时期曾作过刑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日本人的要求被吉林省革委会拒绝了。

这个名叫梶冈弘毅的日本老人愁眉不展地离开了中国，但他并不死心，先后来华三次，每次必提此事。第三次是以日本国会议员的身份访华，那时已是1980年春，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了，他这一要求终于获得了批准。

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这个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在积雪的山坡上踉踉而行，来到向阳的一座断崖前，他长跪不起，泪流满脸……

下山后，梶冈向负责接待的中方人员询问这位故旧的墓葬在何处，中方人员表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当然也不知他葬在何处。梶冈十分惊讶，再三询问，仍然是查无此人。他默然半晌，喃喃自语道：“不会啊……”

一位陪同的中方干部注意到这不寻常的情况，他问：“梶冈先生，你多次提到的这个‘李道远’，是你的什么人？”

梶冈答：“一个朋友。”

“是伪满时期的朋友？”

“是的。”

“仅仅是朋友吗？”

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是的。”

“那就清楚了，这人显然是为虎作伥的汉奸，死无葬身之处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历史的审判。妄图为这种人招魂是不可取的，希望梶冈先生对两国之间的



那段不幸历史有正确的认识。”

听了这段感情色彩十足的话，梶冈弘毅苦笑了一下，低头表示歉意。

在低头的一刹那，他的目光里隐含着十分复杂的感情。

回国前，梶冈弘毅再次去了上道岗，带回大袋的泥土。

翻译问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些泥土回日本？

他说：“用它烧制一尊观音像。”

翻译还是不解，“您要拜观音？为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吐出一句话：“忏悔。”

翻译小心翼翼地追问：“您的这位故友……”

他低声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改变了大东亚战争……”

翻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梶冈不再说话，低着头，抱紧怀里的那袋泥土。

这是梶冈弘毅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两年后他因胰腺癌在大阪去世。

1988年，北京，301医院。

悄无声息的走廊尽头是一间单人病房，洁白的窗帘拉紧，柔和的灯光下，一位中年人将一叠照片递给一位穿病号服的耄耋老人，“程老，这是您要的照片。”

老人半卧在病床上，颤巍巍地戴上老花镜。照片上是一方精心修整的墓地，苍松翠柏环抱，水泥方砖铺地，但汉白玉石的墓碑还没有刻上字，是空白的。他点头说：“好，好啊。”

中年人看到床头小柜上摆着一个精致的工艺盘子，上面刻着十六个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他满怀敬仰地说：“程老，这是总参首长送给您的离休礼物吧？您的贡献非常大，听说您这辈子的勋章、奖章多得连床头都摆不下……”

老人看照片有些出神，没有答话。

中年人又问：“您和这位‘李道远’烈士很熟吗？”

老人缓缓地说：“他曾是我的领导……跟他相比，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伟大的侦察英雄！”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最可惜的是，我们找不到他的遗骸，只能建一个衣冠冢。”

“噢，听说美国人也打听他，可是没人知道……”中年人似乎忍不住好奇心。

“有些事是要带进坟墓的！”老人合上了眼，似乎在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

过了一会儿，他说，“祖国母亲决不会忘记忠诚的儿子，这就够了……他的后人找到了吗？”

“是的，刚刚找到。”

“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在日本大阪，中日友好协会的同志为此做了很大努力，现有关部门正安排他后嗣的来华事宜。”

老人蜡黄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激动的红晕，用布满老年斑的干枯双手抚摸着照片，长长地舒了口气，“此事一了，死而无憾。”

第一章 “清国奴”

李道远于公元 1913 年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大陂镇。他的名字“道远”是他爷爷取的，源自《论语·泰伯篇》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有志者不可以不培养坚强的意志，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以实现仁义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为此理想奋斗终身，这样的道路不是很遥远吗？”这个名字，寄托了爷爷对他这个长孙的深厚期望。

他后来的日本朋友梶冈弘毅，一见到他的名字就十分兴奋，“道远兄，我俩的名字来自《论语》里的同一句话哟！”

他由此感慨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论中日两个民族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如何，这种烙印都是无法磨灭的。

但是，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帝国，对近在咫尺的文化母国张开了白森森的獠牙。1894 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腐朽的清王朝被打败了；次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并勒索白银二亿两，中原王朝在东亚维系了数千年的天朝体制走向了彻底的崩溃，古老的中国从此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李道远出生的那一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

李道远出生于一个客家人家庭，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分系。客家人具有四海为家、吃苦耐劳、忠义勤俭、诗书传家的优秀品德。在台湾，和闽南人相比，客家人的人口更少，但却更为团结。

在李道远脑海的印象里，童年时家里的景象是这样的：

门口的大榕树，屋旁潺潺的溪流，到了夏日一片蛙鸣蝉噪，长满了苔藓的庭院，院中的枯井，厨房的老瓮空罐和乌黑的灶台，兼做私塾的厅堂，厅堂正

中供着孔夫子的画像，爷爷那张掉光了漆的书案上摆着黑亮的戒尺，后堂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楼梯上面，是家里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墙上挂着曾祖父母、祖母的画像，还有写着许多人名的木牌，旁边整齐地摆放着长明灯、香炉和观音像。

李道远的爷爷李兴泉，字水明，号云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日本侵占台湾后隐居乡间。李兴泉能做诗文，擅拟对联，在地方上以文笔名享盛誉，乡里的许多寿序、联匾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一条腿瘸了，原来在乡间办了个启蒙儿童的私塾，教孩子们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群芳》《声律启蒙》等，后来身体渐差，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蒙学馆就停办了。李兴泉闲时常给孙子讲中国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来自《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更大一些后，就给他讲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入抗击异族入侵的故事。在李道远的印象里，爷爷是个处事严格而又处人和蔼的长者，从小就告诫他，为人行事都要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正是爷爷的谆谆教诲树立了她的早期人生观。

他的父亲李正钦是个杂货商人，经常往返于台北，平时很少待在家里。爷爷不太喜欢这个热衷于投机经营的儿子，儒家的轻商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诸般“下品”之中，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就是“重利忘义”的商人。但李正钦却不以为然，因为现在早已不是读书就能做官发财的前清时代，空读圣贤书，不如做生意实惠。

他的母亲李林氏是作为一个福佬人嫁到客家人家庭里来的，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此他也从小既会说客家话，也会说闽南话。母亲缠过足，个子又小，而客家女性大脚，劳动有劲力，但是娇小的母亲因为勤劳，在客家大家庭里仍能应付得很好，妯娌们轮流烧饭，她一样轮班，小小的个子，在乡间的大灶间烧柴、举炊，她都得站在一个矮凳上才够得到，但她毫无怨言，从不叫苦喊累，是典型的三从四德的中国女性。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却教会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

大锣镇上居住的不仅仅有客家人和闽南人。1908年纵贯台湾南北的铁路全线通车，自从铁路修到大锣镇后，又建了一个小火车站，日本人也跟着来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很少，只是一些铁路职工和警察及其家属。日本人平时很少与当地人来往，只是日本警察会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到处巡视，他们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金线滚边的帽子，挎着洋刀，表情威严，台湾人见了他们都得低头让路，口称“大人”，连镇上的狗见了他们也不敢吠，为什么？因为日本警察的权力很大，深入到台湾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但治安、课税、户籍、鸦片买卖这些东西要管，就是修桥铺路、开荒种地乃至婚嫁殡葬、环境卫生等事也要

插手，可谓无孔不入，严密监控着台湾老百姓的一切，而且，警察不用向上申请就可以关押“可疑人物”，最多可以关押一个月之久。当时，台湾平均每五百四十人就有一名警察，密度之高世界罕见，台湾因此被称为“警察的世界”。

日本警察之凶狠，李道远是亲眼所见，曾有个农民因为自家的水牛把牛粪拉在了警察局的门口，被警察叫去连捆了七八个嘴巴，鼻血都流了出来，警察边打边骂：“台湾人就是肮脏，不讲卫生！”大锣镇民风纯朴，百姓们打架斗殴的几乎没有，李道远以前从未看过打人有这么狠的。不久之后，镇上的儿童就私下传唱起一首歌谣：“乡村大王是警察，他们在台湾是高人一等的人，对人拳打脚踢，实在是残忍得很；总督故意装作不知道，拙劣的是警察，蹩脚的是警察，他们原来是在日本做马桶料的人。”但是，李道远的弟弟李道润却迷上了日本警察的那身威风的行头，警察巡街时，他就挂着鼻涕、穿着开裆裤跟在后面跑。镇上的人明里喊日本警察为“大人”，背后称呼他们是“狗”，因为害怕日本警察听得懂，又改称“四脚仔”。有人就对李家长辈说：“你们家那个道润，整天跟着四脚仔屁股后面晃荡，以后准成狗腿子。”

台湾人和日本人来往虽少，但同处一地，不可能完全隔绝，小孩子们更是这样，因为小孩的好奇心比大人更盛。有一天，看见李道远等十几个台湾小孩玩“官兵捉贼”游戏，几个日本小孩觉得很新鲜，跑来要和他们一起玩。起初李道远他们不乐意，一个日本小孩就举起一个苹果，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玩，就把这个从日本带来的苹果送给你们吃。”小孩的语言天赋是很强的，来到这儿不过一两年，这些日本小孩就能讲不太流利的汉语了。李道远这些小孩从未见过产自北国的苹果，这个圆滚滚、红通通的东西，对这些打赤脚、吃番薯长大的台湾孩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就答应和日本小孩一起玩，而且玩的时候，也乖乖地听从日本小孩的指挥。他们玩打仗游戏，台湾小孩演“支那兵”，日本小孩演“日本兵”，“打仗”的结果，总是“日本兵”胜利，“支那兵”失败，日本小孩们玩的时候还兴奋地大叫：“清国奴（chankoro）真是不堪一击！”对幼小的李道远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支那”，什么是“清国奴”，他们所在意的，只是那个许诺的苹果。

天色晚了，小孩们要各自回家了，日本小孩守信用，把苹果给了他们。十几个台湾小孩用小刀把那个苹果小心翼翼地切成十几块，每人分了一小块，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去。日本小孩笑嘻嘻地说：“味道好吃吧？明天再来玩吧，还有苹果吃。”

回到家里，李道远和弟弟意犹未尽，又打闹嬉戏起来，不由得就把白天玩耍时学会的“支那兵”“清国奴”等词语搬了出来，互相叫骂。正好被爷爷听

到了，他脸上笼罩上了一层严霜，问：“这话是谁教你们的？”

兄弟俩从未见爷爷如此严厉，立刻停止了打闹，不知所措地望着爷爷。爷爷用手里的拐杖狠狠捶了一下地，又问一遍：“这些话是哪里学来的？”

李道远垂首说：“是听日本仔说的。”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但不知道错在哪里。

爷爷长叹一口气，叹息中充满了悲凉落寞。

吃过晚饭，爷爷把他们兄弟俩喊进里屋，油灯下，李道远对着爷爷正襟危坐，弟弟眨巴着眼睛坐在一边。

爷爷表情肃穆，沉声问：“客系何来？”

李道远轻声答道：“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

“大声一点！”

李道远应了一声，大声说：“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

“背《丰湖杂记》。”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丰湖杂记》是清朝嘉庆年间广东惠州籍客家人士徐旭曾所著。徐旭曾字晓初，出自书香门第，祖孙三代都是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封奉政大夫，曾四任顺天乡试、京都会试外帘官，告老返粤后，曾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徐旭曾所著《丰湖杂记》一文，对客家源流做了初步的论述，被后世认为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李道远的祖辈也是自惠州渡海来到台湾的，和徐旭曾是同乡，《丰湖杂记》很少在民间流传，却被李家祖辈收藏带到台湾，每个李家子弟，在十岁前都会在大人的教导下背诵这篇文章，以示决不忘本忘根，李道远也不例外，虽然其中有些字句的意思他还不明白。

当李道远背诵道：“……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爷爷摆了摆手，示意他停下来，他惊讶地发现爷爷的眼里有泪光。

爷爷说：“你们要好好记住，记住文章里的每句话，记住我们客家人祖先的颠沛流离、饱经风霜，记住那些血泪和辛酸……知道阿公今天为什么这么生

气吗？”

李道远垂首低声说：“我们不该和日本仔一起玩。”

李道润咬着手指说：“我们不该吃日本的苹果。”

爷爷缓缓摇头，说：“不是。”看着兄弟俩一脸的迷糊，便问：“知道什么是‘支那’吗？”

兄弟俩一起摇头。

爷爷抬起手，指着遥远的西边，说：“大海的那边就是‘支那’。”

李道远惊讶地问：“海那边……不是原乡吗？”

爷爷苦涩地问：“知道什么是‘清国奴’吗？”

兄弟俩又一起摇头。

爷爷把手收回来，指着自己，“这就是‘清国奴’。”

兄弟俩一起瞪大了眼睛。

爷爷用拐杖敲了敲自己的瘸腿，“这是被日本人打的。”

李兴泉的这条腿是被炮弹炸伤的。

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的官绅士民个个群情激愤，民众的哭号之声满街都是。5月下旬，被日本政府任命为首任台湾总督的桦山资纪大将指挥总督府直属部队一万余人，会同甲午战争中入侵过辽东半岛的近卫师团（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两万余人，在台湾北部澳底一带登陆。6月7日，日军先遣部队进入台北城，14日桦山资纪正式率文武官员入城，17日举行“始政典礼”，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统治台湾。此时，台湾各地的仕绅们广募“土勇”，准备抵御日军入侵，苗栗一带人口众多，习武之风盛行，乡民们也纷纷自发组织抗日义军以保卫家园，并推举苗栗生员吴汤兴为首领。李兴泉当时正值壮年，中秀才后一直在家乡做塾师，他急公好义，胸怀报国之心，也练过一点拳脚功夫，算的上是能文能武，以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抗日义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汇合，于6月27日在彰化城旁的八卦山与日军展开恶战。彰化是台中重镇，是日军南下进攻台南的必经之地，由于彰化城小，无险可守，而旁边的八卦山可以俯览全城，守卫八卦山即为守卫全城，所以两军对该山争夺十分激烈。八卦山上建有炮台，架设有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及后装炮二门，并有军械、弹药库等。日军以六个中队的兵力将八卦山炮台包围，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守卫炮台的将士们奋力抵抗，激战中，吴汤兴中弹牺牲，炮台失陷。日军占领八卦山炮台后，随即以炮台上的大炮居高临下猛轰企图夺回炮台的义军。李兴泉在冲锋时被炮弹炸昏，队伍溃散，几个战友冒死将浑身是血的他背到乡间，隐藏起来，吃了不少草药汤剂才把命保了下来。由于受到台湾军

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陆续增兵台湾，前后共计七万多人。面对实力强大的敌人，孤立无援的台湾义军和黑旗军的抗日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10月19日晚，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与其僚属十余人从台南安平乘英国商船返回大陆。10月21日，日军进入台南城。10月27日，桦山资纪得意地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台湾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战又持续了七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李兴泉虽然活了下来，却从此留下了满身伤痕，不但腿瘸了，身体里还残留着炮弹碎片，一到阴雨天就全身酸痛，台湾常年多雨，所以一年到头没几天安生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被痛醒，不由感慨国难时艰，身体也就一年不如一年。

这段历史，李兴泉一直埋藏心底，从不对外人提及，也从不和儿孙们说起，今天，他认为到了该说明的时候，自己在世时日无多，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决不能带进坟墓就此湮没。

李兴泉说完这些，缓缓解开自己的衣服。

看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胸膛上都是紫黑色的道道疤痕，李道远兄弟俩满脸惊骇之色，爷爷从不跟他们一起洗澡，一起游泳，天气再热也不打赤膊，原来如此！

李兴泉合上衣服，说：“知道阿公为什么生气了吗？”

李道远心里百感交集，又是难受，又是惭愧，点了点头。一旁的李道润见哥哥点了头，也跟着点头。

爷爷说：“我一直跟你们说，为人行事都要讲究一个‘正’字，但我今天要说的是，你们还要记住一个‘忠’字！‘正’和‘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李道润问：“阿公，什么是‘忠’？”

爷爷说：“问的好。”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纸，用毛笔在上面写下几行字，问：“会读吗？”李道润转脸望着哥哥，李道远捧起白纸读道：“矫首问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这个‘愆’字他读不出来）”读完后放下白纸问：“阿公，这首诗说的是什么？”

爷爷说：“这是我们的先祖若水公临死前留下的一首诗。他的故事，就告诉了我们这些后世子孙什么是‘忠’。”

李道润要听故事，忙问：“什么故事？阿公快讲。”

爷爷一捋胡子，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若水公，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原来叫李若冰，是北宋年间的名士。靖康元年，他作为礼部侍郎奉旨出使金国……”

李道润问：“这个金国，就是岳飞打的那个金兀术吗？”

李道远一拉弟弟的袖子，叫他别插嘴，好好听故事。

爷爷点了点头，继续说：“第二年，金兵却背信弃义大举南侵，徽、钦两个皇帝被俘，金国大太子粘罕肆意羞辱二帝，若水公挺身而出，怒骂敌人。粘罕见他忠勇可嘉，想收买留用，便以高官厚禄引诱，遭若水公严辞拒绝：‘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我不能侍奉两个君主。’粘罕又劝他：‘你的父母年岁大了，若归顺我，你还可以回家侍奉双亲。’他说：‘顾国就顾不了家。’粘罕见若水公大义凛然，骂不绝口，无奈之下，就命人割下他的舌头。若水公不能用口骂，便怒目瞪着敌人，以手指着敌人，又被挖目断手，最后壮烈殉难，死时年仅三十五岁，谥忠愍公。金人说：‘辽国被金国灭亡，舍生取义而死的有几十人，南朝宋国却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据说，咱们李家在大陆的老家祠堂还有一副对联，上联：‘三寸舌不让北国’，下联：‘一颗心只为南朝’，横批：‘南朝一人’，称赞的就是他。”

故事讲完了，爷爷问：“现在懂什么是‘忠’了吗？‘忠’是臣子对君主、也是黎民对国家的应尽之道。一个人如果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

李道远想了一下，问：“那……那我们所尽忠的君主和国家是什么呢？”

当时的台湾人，血统上是中国人，却是置于日本殖民政府管辖之下的日本籍国民，所以李道远会产生这种对自身身份认知的迷茫。

爷爷一字一字地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堂堂轩辕华胄，自然要忠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他提笔写下“华夏”二字，说：“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天地万物，吾国为中。我中华乃天朝上国，想当年万邦来朝，四夷宾服，却从来都是以礼仪教化天下。日本不过是东洋蛮夷，撮尔之邦，历来深受中华恩泽，却趁我中华羸弱之机反噬恩主，割占台湾。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倭寇此等下作行径，与历史上的金寇没有什么差别，自古邪不胜正，来日必无好报！如果台湾人去效忠日本，那是认贼作父！”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这些话，你们要牢记在心！”

兄弟俩一起点头。

李兴泉的脑海里，全都是孔孟的教化、汉唐的文章、宋明的理学等等中国古代的光耀历史，从来看不起西洋文明，更何况是等而下之的东洋日本。他感慨地说：“想当年，客家先辈们‘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到台湾，为的就是过上丰衣足食、不受人欺压的生活。若是祖宗们得知如今此地已非中土，子孙后代还要受番邦蛮夷的欺辱，沦为化外之民，他们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台湾不能回归中华，我等就是不肖子孙！”

李道远问：“我们能看到台湾回归中华的那一天吗？”

爷爷满脸悲怆，说：“阿公是看不到了，你们还是要看到的。”他素来钟爱这个孙子，摸了摸李道远的头，说：“古有苏武北海牧羊，克服百般艰难，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若水公就是这样一个大丈夫，你们要以他和苏武为榜样，尤其要记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就大事，任重道远，必须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

听了爷爷的话，李道远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他明白了，为什么爷爷没事时总是爱念《李后主词》，一边念一边发愁、叹气，特别是爱咕哝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这一年，李道远十岁，开始懂事了，弟弟李道润只有五岁，还是什么也不懂的顽童。

第二天，李道远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那几个日本小孩又来了，而且又拿来了一个大苹果，但是，李道远已经意识到这是“嗟来之食”，所以不想和他们一起玩。

李道远是孩子头，他说不干，大家都不玩了。一个日本小孩把手里的苹果一抛一接，说：“你们怎么啦？昨天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李道远说：“一起玩也可以，但你们不能再说我们是‘支那兵’和‘清国奴’。”那个日本小孩一愣，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但接下来的打仗游戏却和昨天的气氛完全不同，台湾小孩们经李道远一说，都知道“清国奴”是骂人的话，感觉被欺骗了，玩的时候不再像昨天那样让着日本小孩。因为台湾小孩人多，几个对付一个，很快就把日本小孩一个个摁倒在草地上。

李道远压在一个日本小孩身上，说：“怎么样，这回可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人。”

那个日本小孩一张脸胀得通红，一听这话，不知从哪里突然生出了气力，将压在身上的李道远掀翻，一溜烟跑回了火车站旁的日本职工宿舍。李道远等人以为他是认输逃跑，己方大获全胜，便把剩下的几个日本小孩放了。谁知很快那个逃走的日本小孩便带着同伴们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闪闪发亮的日本刀，这是大人留在家里的。

日本在台湾的警察、文官甚至教师都佩剑，不过这种剑和日本军队使用的军刀不一样，它不如军曹佩带的“铁棒”（批量生产的机制刀）那么锋利，更不如军官的“百炼刀”（手工打造的武士刀），它是不开刃的，不是用来杀人的，只是一种威慑与尚武的标志。但就算是这种不开刃的日本刀，也是精钢铸成的，如果抡实了，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挨上一下也要皮开肉绽。

这下情势立刻逆转，赤手空拳的台湾小孩们被打得到处乱跑。李道远匆忙捡了一根树枝当武器，但那个日本小孩挥起刀来有着与其幼稚年龄不相称的凶悍劲力，一交手树枝就被磕飞，跟着他的鼻梁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刀背，疼得他泪水在眼眶里直转，满嘴都是咸咸的血。那个日本小孩把刀架在他头上，作势欲劈，喝问：“你说，你是什么人？”李道远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脖子一梗：“我是中国人！”几个日本小孩叫喊着对他一阵拳打脚踢。直到大人们赶过来，这几个日本小孩才放开李道远跑开。

李道远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母亲见他胸前的衣襟都被鲜血染红，心疼不已，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李道远伸手擦去母亲脸上的泪珠，说：“妈，别哭，我没有做错事。”

母亲把他搂在怀里，轻声说：“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当官的都是日本人，自古民不与官斗，你要把‘中国人’这三个字埋在心底里，不能说出来，懂吗？”

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蕃薯不怕落土烂，风吹日晒根愈传。”蕃薯即使已经发霉了、烂了，仍可以落地生根，冒芽滋长。台湾人民的生命力，就像蕃薯一样顽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无论统治者如何欺压，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能让他们低头。

李道远咬着牙，点了点头。

他鼻梁上挨这一下导致了鼻骨骨折，以后虽然痊愈了，却在鼻梁上留下了一个凹陷。

李道远从小由爷爷和母亲带大，与父亲李正钦的关系比较疏远。在他看来，父亲和爷爷是完全不同的人。李正钦常年在外奔波，和日本人打交道很多，会说简单的日语，思想十分亲日，对日式事务十分感兴趣，在外面很能混得开。他吸的是“敷岛”牌纸烟，而不是爷爷吸的那种水烟。他用散发出香水味的雪白手帕擦汗，这让镇上的人觉得很奢侈，而且走过时，旁人会闻到他衣服上一股香皂的清爽味，这是被台湾人称为“日本味”的气息，当时的台湾人洗衣服是用木浪树的果实或茶子来去污的，香皂味被看作是一种高贵和文明的气息。因此，父亲每次回家探亲，在乡亲们面前都是趾高气扬的神色。

也就在李道远十岁这一年，台湾举行了盛大的“东宫行启”（日本皇太子来台）的巡礼仪式。李正钦作为“皇国新民”代表，在台北的台湾总督府门外的空地上参加了迎接仪式。台湾总督府是一座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为了迎接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来访做了大规模修整，屋顶换成马萨式屋顶，木屋架换成钢骨，阳台的立柱从单柱变成罗马双柱，内部的设施，如维多利亚磁砖和壁炉，全部从英国进口，所到之处皆是榉木拼花地板、毛绒地毯、丝织窗